

小說 佳作 陳顥文

個人簡介：輔仁大學哲學系三年級

現在就讀於輔仁大學哲學系，在板橋設有個人工作室，從事塔羅牌教學，心理諮商師。

海浪上的小男孩

(一)

他坐在堤防上的簡陋椅子，面向聲聲吟唱的海浪。

沙灘，黑灰兩色雜陳，火紅夕陽浮懸海面，海水湛藍如寶石，水泥堤防卻是灰白斑駁，攀附在堤防腳下的蔓藤植物則是黃綠糾纏，各色花朵迎風搖曳，為冷硬堤防增添不少姿色。

一路從中央山脈衝下來的漂流木已無魂魄，散置在蔓藤植物凌亂莖葉之間，幾塊較大體積的木頭還在浪頭浮沉，偶而會撞上消波塊，飛身而起，滑入浪花，在海水上款款飄搖。

海風只是微微飄逸在海堤上，卻將他的寬鬆褲管跟上衣拉扯得狂盪不止。

從外海緩緩推進的海浪看似平靜低調，卻能在一眨眼之間，倏忽幻化成一排澎湃長浪，兇猛撲上岸，撞上消波塊，爆出轟轟巨響，水花碎散如隨風飄散的棉絮，紛紛撒落在沙灘，細沙吸吮著飛絮般的浪花，嘶嘶聲響滿天飛散，伴隨海潮吐納氣息迴盪在遼闊海岸，織譜出起落有致的天籟組曲。

沙灘上，水花嘶嘶聲響稍一歇止，飽滿海風似乎打算要好好跟他玩一下，低沉吼聲呼呼而來，上衣和褲管猶如一抹凌亂破布，又開始啪啪作響，他再度低頭打量自己一身乾枯骨肉，惆悵湧上心頭。

治療的日子生不如死，好幾次他都打算要放棄，跟隨幾位在醫院裡同病相憐的患者早早解脫，快快去跟阿嬤相聚，太太與孩子的眼淚卻又喚起他的求生意志。

閉目，沉陷在被病痛折磨的艱苦日子，童年離家學習木工技藝的回憶隨即汨汨湧出。

當時雙親家境困苦的情景，還有臨行前，阿嬤百般不捨的憂戚心緒歷歷在目，一睜眼，一位小男孩的細弱身影就在沙灘上緩緩飄移，形影淡薄如煙，一舉手，一投足，卻猶如在沙灘上刻劃著一道道明亮光影，久久不褪。

浪潮，從兩處堆集消波塊中間的裸露海灘衝上來，浪花，在沙灘上追著他跑，小男孩尖叫歡笑，一身簡單衣服在白白花的浪頭上來回飄移，看起來像似一片綁著細繩的脆弱風箏，在海風中款款飄蕩著。

他才幾歲？自己一個人跑到這麼危險的地方，長輩卻不在身邊？

弧形海灘處，一排洶湧而來的滾滾大浪側身撞擊一長排消波塊，海浪狂掃，宛若靈巧劃過大鋼琴琴鍵的手指，豪邁灑脫，繚繞迴旋，迸放出一波波飛揚如噴泉般的壯麗水花。

小男孩與海浪相互追逐，肢體語言天真無邪，歡樂笑聲猶如愉悅高唱，尖細清亮，卻在被海浪的低沉吼聲全然摻揉之後，織譜成令人心悸的驚悚組曲。

下去陪陪他，順便保護他吧！從椅子上吃力站起，才移動幾步就轉身摸回椅子，頹然坐下。這種堅硬的堤防路面走起來都覺得吃力，還要走下階梯，然後踩在軟綿綿的沙灘，那不是我的體力所能負荷，他坐回村人用漂流木做出來的克難椅子上，盯著小男孩在浪花上飄泛的身影，喃喃自語。

一隻輕巧白鷺鷥像似幽靈，不知從何處飄然而來，悄悄佇立在消波塊的最高處，雙足靈巧抓住險陌尖角，細長鳥喙在攀滿貝類的水泥塊上輕快啄食，一波猛暴海水撞上消波塊，揚起漫天水花，白鷺鷥隨著氣流與水幕漂浮而起，悠哉，雪白羽翼只是輕輕一抖，駕馭著海風，飄晃，一身優雅，剛剛停佇消波塊的身影如同一朵大白花，此時飛在眼前，卻宛如一片亮白風箏。

他的視線隨著白鷺鷥悠閒的身影漂移，直到鳥兒越過頭頂，往村內養殖魚池飛去，這才將視線拉回沙灘。

小男孩呢？海浪依舊聲聲呼吼，尖細清亮的歡笑聲息卻無從聽聞，剛剛翻飛在沙灘上的脆弱風箏已經不知去向！

他抓起一枝村民堆放在堤防上的長條漂流木，當成拐杖，奮力走下堤防，拉開被電療折騰得幾乎已難擠出聲音的喉嚨，朝著堤防內的每一戶住家大喊。

「救人！救人！」

幾個窗戶急急拉開，看到一拐一瘸的他，立刻轉身朝屋內大喊：「趕快騎機車去載他太太過來！」，有人衝出屋外想扶住他，也有人拿起電話準備叫救護車過來。

被扶坐在樹下的他氣喘吁吁，一直指著堤防方向，卻因為剛剛一陣急步與心慌，撫著心口，再也無法說出話來。

「他太太到底在幹什麼啦？身體這麼虛弱，還讓他一個人跑到堤防上曬太陽，不要命了嗎？」

太太的機車幾乎是跟救護車同一時間衝到大樹下，眾人手腳迅速，幾秒鐘之內就將他扶上擔架。

救護車拉開尖厲吼聲離去，躺在車上，他還是一直指著堤防與海水方向，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二)

太太陪他坐在堤防上的簡陋椅子，面向聲聲吟唱的海浪。

「放心，那小孩沒被海水沖走。」太太一手抓著水壺，一手幫他拿著拐杖：
「他跟著阿嬤來撿柴火，阿嬤在他褲頭綁著一條草繩，另一頭就綁在一枝粗大的漂流木上，可能是你太專注欣賞白鷺鷥，兩人離開沙灘，你都沒發覺。」

堤防上，整齊柴堆，一處又一處，經由炎日曝曬，此時已經透出灰黃色澤，這些是村人在海岸撿拾，堆放於此，準備當煮飯、燒開水用的柴火。

他順手拿起一枝細長漂流木當拐杖，隨著太太的腳步慢慢移動，枯得透徹的樹枝卻還能在他掌中泛出絲絲細膩油脂，將枯枝湊在眼前，一陣幽微芳香撲鼻而入，他順著裂痕，使盡全身力氣，奮力將枯黃長枝扒成兩半，沒錯，長條型的細緻木紋肌里，一股更濃郁的香氣迸放而出，的確是檜木。

只要台灣檜木出現在眼前，不管是零碎木屑，或是大尺寸珍貴木料，一定會將他的思緒拉到當年到師父家學習木工的童年情景。

師父是一位鄰居的朋友。他還未讀完小學六年級，家中就已經三餐不繼了。鄰居說服了父母，將他帶到離家數公里外的村落，交給一位木工師傅當學徒。

「阿母實在是沒錢讓你繼續念書了，去那邊要聽師父師母和師兄的話，知道嗎？」阿母眼角微濕，摸著他的臉頰與頭髮，他一直點頭，卻不懂該說些甚麼，好讓阿母不用替他操心。

阿嬤將他帶到屋外，拉著他的手，偷偷塞了一張五十元的紙鈔在他的口袋：
「阿嬤這幾天在菜市場幫雞販殺雞，賺了五十元，你留在身邊，愛吃甚麼就吃甚麼。」

「阿嬤的身體愈來愈糟糕了，以後想到你學手藝的地方看你，體力可能無法負荷，阿嬤沒辦法在你身邊，你自己要注意安全，不可以一個人跑到危險的地方，每年都有小孩瞞著大人，偷偷跑去玩水，今年已經溺死好幾個，溪水，海水都不要接近，阿嬤的話，你一定要謹記在心，知道嗎？」

鄰居來到家中，帶走一身簡陋破舊衣服，細弱如白鷺鷥的他，阿母與阿爸在屋外頻頻叮嚀，要聽話，要好好習藝，要注意安全，還有，習藝時雖然沒薪水可領，但是師父那邊三餐不愁吃，吃飯時多吃一些，快快長出肉來，阿母就不必擔心你跟白鷺鷥一樣，一陣風就把你吹走。

阿嬤站在離家不遠的一道灰白斑駁的磚牆邊旁，拄著一根拐杖，他回頭一瞥，阿嬤擦著眼淚，口中喃喃，似乎在反覆叨唸著他的名字。

他揮手道別，心中暗唸，阿嬤，阿爸、阿母，放心，他下定決心，好好習藝，三年四個月的學徒生涯一旦完成，他就是獨當一面的師父，一定要賺大錢來好好孝敬阿嬤和阿爸、阿母。

當木工學徒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掃地與燒開水。地上永遠有掃不完的木屑跟小木塊、木片，但他絲毫不覺辛苦。

掃帚揮起，地面被擾動，非但不聞惱人粉塵，台灣檜木特有的芳香氣息瀰漫而起，他愉悅，掃不完的地，卻非苦差事，而是一種調劑疲累的美妙藝術，就連用畚箕將木屑倒入爐灶燒開水時，他也刻意擺出手舞足蹈的天真無邪姿勢，愉悅哼唱著。

除了燒開水給師父一家人和眾學徒洗澡，另一個爐灶則專煮「水膠」，供師父當接著劑。掃地不用教，「煮水膠」則是師兄教他的第一門功課，如何控制火候，如何攪拌，隔水蒸煮，如何添加冷水，大他兩歲的師兄來自鄰近村落，也是小學沒畢業就來到師父家學習手藝，師兄細心引導他，和顏悅色，才相處幾天就把他當親弟弟看待。

「牛骨曝曬後，再熬煮而成，很黏，檜木一旦經過這種膠水的接合，就永遠拔不開了，就算泡在水裡也不怕。」師兄拿著一片片半透明，薄薄的長方形紅色水膠，跟他開玩笑：「看起來很像麥芽膏，你可不要偷吃喔。」

台灣檜木芳香迷人，碎木片拿來燒開水，飽滿油脂卻會在火燄中轉化成嗆鼻辛辣的陣陣濃烈白煙。只要風勢一轉向，不但是在爐灶旁的他猛咳不止，就連站在空地角落雞籠旁的師母也會不斷流淚。

師母手中抓著一隻雞，不斷擦淚，還朝著他大喊：「用大扇子，把煙搨到別處去。」

雞的雙腳被師母緊緊抓著，他能從師母邊擦淚邊喊的高亢腔調中感應到今晚即將加菜的喜訊。師兄在一旁整理檜木，兩人心有靈犀一點通，交換一個欣喜的眼神：「師父今天收到一大筆家具貨款，今晚加菜。」

晚餐前，兩人必須把師傅裁鋸下來小尺寸的檜木收拾好，擺放在牆角，由師父決定哪些木料用來當明天製作桌椅櫃子的材料，哪些會拿來當配料，用在家具成品上看不到的角落。

大小木料的擺放方式並不是隨興堆置，那是一門學問，師兄不厭其煩教他，有時一小塊木料，拿在手上，師兄宛若是在把玩著一件藝術品，反覆細心解釋，他興致勃勃看著師兄表演，然後跟隨著師兄手舞足蹈的腳步，將所有木料排放整齊。

習藝過程中，那張五十元紙鈔一直被小心呵護著，麥芽膏，李仔糖，枝仔冰，紅豆餅，豆花，香腸，豬血湯，各式各樣的叫賣聲都能反覆讓他動心，卻始終動不了那張鈔票一根毫毛。

他撿了一些小木片，自己做了一個有蓋子的長型小木盒，他立下心願，學成出師，第一次領薪水，就把這張五十元鈔放在底層，再擺上一張百元大鈔，然後雙手奉上，大聲說著：「阿嬤，這兩張您留在身邊，愛吃甚麼就吃甚麼！」

(三)

他嘗試走入沙灘，走了幾步，腳下還是燥熱乾沙，一波嘩嘩大響，活力充沛的白色浪花朝他直撲而來，轉身跨出大步走了回去，沒被海水追上，他呵呵笑著，得意極了，站在堤防上的太太則是哈哈大笑。

從村內養殖場飛過來的一群白鷺鷥在堤防上空與他凌空交錯而過，牠們吃力鼓翅，眯著雙眼，奮力前進，逆風飛向消波塊。

自從醫生宣布他得了癌症，數日子對他來說就變成不敢輕易碰觸的痛苦源頭。「同窗」幾乎都已先他一步而去，就連那個 30 不到，抵抗力最好的年輕小夥子也在這幾天撒手而去。

想起剛進病房時大伙一起相互打氣鼓勵，那位年輕人一句：「阿伯，不必擔心我。」卻在幾天後就先走一步，至今依舊讓他痛在心頭。

醫生宣布噩耗至今，自己已經拖過多少日子？進出醫院多少次了？他不想，也不敢數。

當年阿嬤就是被家中一無所有的阿爸、阿母安置在家中一隅，聽命，認命，靜候生命走到盡頭，醫療？醫藥？沒有！沒有！

當時年紀雖小，他已約略懂事，知道阿爸、阿母經常會買一些家中從未出現過的好吃東西，難得一見的雞湯、雞肉也出現了，還要諄諄交代他們一群兄弟姊妹，絕對不可以賴在阿嬤床邊，想分吃一口。

阿爸阿母更是一再交代，阿嬤如果跟你們要繩子，絕對不可答應，一定要趕緊來跟阿爸阿母說，聽到沒有？

每天清晨睜眼，都屬新生的一天，心理頭孳生著感恩的喜念，卻也攏聚著恐慌的倉皇，有時比對著童年時阿嬤臨走前，靜靜躺在家中一隅所面對的全然無助，那股糾纏著他心頭數十年，從未稍稍消褪的深層苦楚，一旦摻揉在感恩喜念與恐懼倉皇中，總是會讓他泫然欲泣。

緩緩走在堤防上，他從身旁一堆堆準備當材火的漂流木看出更多的台灣檜木，有些木片竟然大到足以切削成一張椅面，這時他跟太太就會將腳步放到最慢，多瞧一眼，甚至摸摸這些木料。

山，翠綠得讓人看上一眼就難以移開視線，數群白鳥排成人字形，振翅在碧綠林間，他駐足望向群山，再回頭眺望平靜海面，明知天氣不錯，他依舊擔心著。

「這幾天會下大雨嗎？」他問。

「氣象報告都說好天氣會持續到星期天，這幾天都是好天氣。」太太見他說起話來不再元氣渙散，愉快地大聲回答。

「那麼，檜木還會留在山上，流不下來了。」

他關心被山老鼠濫伐，丟棄在森林側坡中，再藉由大水沖到溪流出海口的那些寶貴台灣檜木。雖然理解那些巨木已經魂銷魄散，但是心底還是為它們還能多爭取到幾天的日子，暫時能臥躺深山溪谷中而稍稍心喜。

「上次颱風後，我到溪口靠近村內的消波塊附近看見一棵紅檜，足足有五層樓高，可能是有人好奇剝掉一段樹皮，露出紅通通的木紋，漂亮得很！」太太伸長手臂，指著沙灘一角：「半夜被載走，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看不見那棵大紅檜了。」

自從師兄介紹兩人相識、相愛，太太就深深體會潛藏他內心，無法及時孝敬阿嬤的遺憾，結婚後，幫忙整理工作環境，或是清理家中雜物，她從來就不會主動去碰觸那個小木盒，就算是偶而必須移動它，她也會以最恭謹的神情請它讓位，清掃後，再小心將它放回。

禁採後的台灣檜木不再循著山路或鐵路運輸，而是被俗稱「山老鼠」的盜採者大量鋸倒森林溪谷斜坡間，用油漆噴上記號，然後藉助雨季大水的力量而盡入激流，大水將它們從山林間衝到出海口，再藉由台灣海峽的潮流飄到海岸旁。

為了在溪口載走一棵大檜木，往往就在深山中毫不留情砍掉數十棵珍貴老樹，每次接觸到這方面的訊息，夫妻兩人都非常心疼。

白鷺鷥輕巧的身影從海浪那頭駕馭著海風飄然而至，越過頭上，他聽到猛浪撞擊消波塊後所爆發出的轟然巨響從背後狂掃而來，漫天浪花灑落沙灘時所發出的嘶嘶聲響此起彼落。

（四）

退休後，他曾多次在專門生產奇木桌椅的工藝場見過巨碩檜木，禮貌上大家都不會問起來源，這是默契，因為這些檜木絕大多數都是非法盜採而來。

巨木被好幾條鐵鏈網住，豎立在高挑的廠房中間，兩盞高亮度的大型燈泡從兩側射出白炙強光，把紅檜漂亮的木紋肌里襯映得宛如立體藝術彩繪，更像是神秘山靈朝我們訴說著他在深山漫長歲月裡編織過的每一幕美夢，現場香氣滿溢，每個人都情不自禁深深吸氣，紅褐色樹皮已經剝除乾淨，數層樓高的圓筒狀樹幹直挺挺，從地面拔闖而起。

氣勢不凡，價值不斐，果真是豪宅主人最有興趣的裝飾品。

「五百年以上，它的價值已經不能用材數（體積）衡量。」工藝場老闆眉開眼笑，得意的表情隨著眾人瞠目結舌的嘖嘖讚聲愈發飛揚帶勁：「我跟對方有交情，我一開口五十萬，他二話不說就卸下來了。」

他跟豪宅主人開價多少？大家沒問，這是行規，也是禮貌。

師兄應老闆之請，負責將這棵紅檜安置在豪宅。

運送那棵巨型紅檜到買家前，師兄邀他一起到現場：「你比其他工人更了解檜木屬性，對檜木也比較有感情，安裝時，我需要你在現場幫忙。」

那棟樓高五層豪宅的奢華程度只能用「雕龍畫棟」來形容，圍牆盡是動物浮雕，龍，獅，豹，鶴，象，還有一些他說不出名的奇獸。黑底牆面，襯映出動物浮雕身上的亮眼金箔和眼珠的火紅礫石，他約略估計，這座牆起碼得花上一千萬元。

在路頭等候拖板車到來時，他在檳榔攤買飲料解渴，檳榔攤的小姐問他要不要啤酒，他搖頭。成年後，他從不沾酒，阿嬤沒等到他出師，在他習藝途中就因肝癌棄他而去，阿爸的肝功能也不佳，他很自制，知道自己最好是遠離酒精。

拖板車來到豪宅門口，可能是擔心沿途惹人注目，怕會被警方攔截，後車斗用厚重帆布覆蓋著，纜繩繃得緊緊的，他看不到那棵巨木。

大車停在門口，師兄從副座跳下車，後座上，幾個原住民也跳下車開始解開綑縛大紅檜的纜繩，帆布拉下來，他不敢相信，天啊！整棵大紅檜上貼滿金箔，原本是天然香氣四溢的老紅檜此時只是強烈散發出黏貼金箔時大量塗上的亞麻仁油味道。

他愣了，師兄朝他雙手一攤，重重嘆了一口氣。

中庭寬闊如五星級飯店的大廳，挑高直達五樓頂層，置身中庭，數不清的房間散置各層樓，仿若是耗費鉅資所堆砌出來的粗俗品味旅館。

大紅檜要豎立在客廳的中間，直抵五樓頂層，整棵樹被黃金緊緊包覆著，尚未安置妥當，從五個樓層的每一扇窗戶投射而入的光線就已開始在這根檜木上不斷折射出千變萬化的亮麗色彩，迷離夢幻，詭譎難測。

他帶領幾位工人，搬著各式工具，來到五樓的迴廊與通衢，大家分散在四個角落，準備固定頂端，一樓的工人則負責將底部固定了一個如小圓環狀的水泥底座。

主人站在一樓中庭客廳，手牽著小男孫，看他們小心翼翼地豎起金光閃閃的巨木，大夥吆喝聲此起彼落，不斷調整鍊條的力道與方向，大紅檜慢慢挺起。

金光閃閃的大紅檜矗立在中庭，他呆佇巨木旁，摸了一輩子的台灣檜木，貼過無數金箔，現在身臨如此奢華壯觀的擺設，他不但毫無喜色，反而深感挫折，甚至近似哀戚，彷彿這一幕又喚醒阿嬤過世時那段傷心記憶。

他暗咒一聲，黯然轉身收拾工具。

小男孩被金箔的亮光折騰得不耐煩，不斷皺著眉頭，搖著主人的手：「阿公，我的眼睛不舒服，您為什麼不做一條滑水道？我們可以在這裡玩水啊。」

主人哈哈狂笑，豪邁笑聲迴盪在豪宅空曠高挑的中庭，久久不散，在場小心翼翼的工作人員也被小男孩童稚的語言逗得開懷大笑，原本是緊張兮兮的現場頓

時漾開一片歡樂氣氛。

主人帶著他的小男孫幾次來到現場，經過幾個鐘頭的努力，他們才將這棵大紅檜安置妥當，現場從底層到五樓響起一片歡呼聲。

原住民唱起歌謠，他聽不懂，但是由他們的肢體語言與神情略可猜出，此時這些來自山上部落的男人正在歌頌類似讚美大自然的節慶曲調，歌喉絕佳，豪邁不羈，音韻源頭宛若來自大自然力量的點化，高音如雷鳴，奔放自如，中音則如匆匆水流，在巨木上激盪，低音又似四處迴轉的陣陣微風，撩人心胸。

小男孩一身體面童裝，他氣嘟嘟，掙脫阿公的手，一溜煙就消失在樓頂上。

他還沉醉在原住民的歌聲中，潺潺鋼琴聲突然從頂樓流瀉而下，順著金光閃閃的柱子滑落，迴盪在寬闊挑高的中庭。

抬頭望向頂樓，不見小男孩的身影，只能聽聞滾滾音符從頂樓某一角落迸射出，撞擊在這根高聳的金柱，琴聲在光影瞬息萬變的柱子上纏綿不離，迴旋繚繞，宛如化身為一波波飛揚如流泉般的壯麗水花。

（五）

電鉋刀貼身在厚厚檜木上狂吼，木屑從鉋刀尾部噴撒而出，四周盡是台灣檜木特有的油脂香氣，幾位棺材師傅一身木屑，滴滴汗珠從下巴墜落在平坦木板上。

「大概是最後一批了。」師兄坐在一堆台灣檜木上，身旁擺了一些飲料：「好啦，休息一下，過來喝一杯。」

師兄從事了幾年的精緻傢俱木工，時代變遷，最後還是被組裝的廉價商品擊退，時勢所逼，到最後只好選擇一樣是以台灣檜木為材料的棺材製作業。

傳統木工逐漸被淘汰，他們一夥跟著師父走這條路的師兄弟只好轉行，有人離開故鄉到都市，進入大型家具工廠，不想離開故鄉的，有人選擇務農，農閒，偶而會到相關行業幫熟識的朋友湊湊臨時工。

說是賺點買菜錢也可以，但其實大都是情義相挺，這年頭想調一兩位師父來幫忙還真是有困難，年輕人不習慣鄉下的簡約生活方式，想學這種傳統技藝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他們這群當年學過傳統木工的人，尤其是師兄弟，都會相互接應。孩子已經在都市獨立，自成家業的師傅更是連工資都沒問，一通電話就直接上工。

兩位孩子俱在都市就業，成家，他們夫妻從來都不肯跟孩子拿生活費，甚至在幫同行湊個零工，拿到工資時還分頭匯給兩人：「給小孩買些營養品，讓他們快快長出肉來。」

每次來到師兄的棺木工廠，不管是來幫忙，或只是來聊聊，他一定又會將思緒拉回當年習藝過程，來到師父家中，等不到他出師，阿嬤就撒手離他而去的傷

心遺憾往事。

阿嬤的棺木極其簡陋，說是棺材，倒不如說是用幾片檜木板釘成的長形大盒子。

家人托那位鄰居捎來噩耗，師父帶著他來到儲放木料的角落，叫他自己挑，他選了幾片形狀較不完整，難以製作高價家具的不規則板材，拖到屋外空地，逐片審視，然後搬出工具。

師兄想趨前幫忙，師父、師母在一旁搖頭：「讓他自己來，轉角處，或是接合點，如果他處理得不理想，你再出手相助。」

當時他雖是小孩，卻已約略懂得幾道繁複的木工工法，就在三人眼前，獨力將簡陋棺材修整得外型宛若是富貴人家專屬的高價成品。

看他輕巧闔上棺材蓋子，穩穩密合，師父與師兄這才寬心離去，師母將他帶到屋內一角，拉開抽屜，解開一包絲巾，拿出幾張狀似郵票的透明薄紙，每兩張紙之間都夾著亮晃晃的細碎薄膜：「每次你師父製作神明用品，我負責最後上漆，多少會碰上幾張破損的金箔，我留下，存起來，你拿去貼在阿嬤的棺材上，看起來比較體面。」

大木盒隨著阿嬤入土，小木盒則長伴他身旁，那張五十元紙鈔孤零零擺在裏頭，學成出師後，第一次從師母手中接過薪水，師母用最誠摯的語調向他致謝，他也回敬以感恩祝福之語，然後一個人走向房間，擦掉即將滑落的淚珠，抽出一張百元大鈔，放入木盒中，闔上蓋子，將它藏在最隱密的角落。

「越南檜木在這幾天就會送進來。」師兄自己的杯子裏先倒了半杯維士比，再填滿咖啡，卻只遞給他一罐咖啡，他接過後，倒在塑膠杯中，大口喝下。

「沒香氣，材絲生硬，也很粗糙，紋理雜亂，電鉋刀可能要磨利一點，鉋平時才不會裂絲。」師兄拿起一片越南檜木，細心向他解釋。

「禁採六十年，好！」他又斟滿一杯，這次只小啜一口，欣喜之情滿溢：「再這樣濫採下去，台灣檜木馬上就會絕種。唉，不知珍惜，不但住在平地的人，就連山上部落裡的男人也摻上一腳，真以為砍不完？開玩笑！」

「這一批做完後就改用越南檜木，剩下的台灣檜木我收起來，等以後有好朋友百年，才拿出來做一兩具。」師兄指著廠區角落，那些擺放得相當整齊的木料：「這些還能做幾具，哈，說不定到時我也用得上。」

「留一副給我。」他笑一笑，喝完杯中的咖啡：「摸了一輩子的台灣檜木，總不能讓我無緣睡在這麼香的木材裡吧？」

師兄大笑：「海島多雨霧，又是處處高山深谷，在那種神奇的環境中生長，台灣檜木就是全世界最珍貴的好木材啊，當時日本人愛得很，還開一條阿里山鐵路專門砍這些木材送到日本，給有錢人使用。」

「日本人還懂得珍惜，砍樹必須安排先後區域，邊砍邊種，有規劃，有節制，還規定大板鋸必須離樹頭多高，目的就是要保存大樹，讓這棵樹繼續成長。」師兄重重嘆了一口氣：「日本人走了以後，大家就亂來了，不但大小通殺，毫不留情，只砍不種，就連樹頭也一併挖走，你看看那些奇木店，哪家沒擺著幾棵樹頭、樹瘤，供買家挑選。」

他喝掉最後一口：「哪天我太太來跟你定一副，你不要拿越南檜木來唬弄她，她也是內行的喔。」

師兄狂笑，抓起杯子一飲而盡，隨興將那片越南檜木拋得遠遠的。

戲言，卻一語成籤，不到半年時間，他的身體就出問題了，諱疾忌醫，拖了幾個月，才在家人強制押人之下，到大醫院檢查，這才知道肝癌已經惡化，這無異就是直接被宣判死刑。

師兄從醫院探望他回來後，立刻就悶不作聲掀開那堆被帆布蓋住的台灣檜木，仔細挑出幾片木色較美、木紋細緻的好材料，沒交給其他師傅，一語不發，自己拿出工具，就在工廠角落裡默默不語，鉋著、鋸著。

久久未曾飛揚在這家工廠的台灣檜木獨特芳香氣息再次瀰漫而起，悠悠飄散，眾師傅好奇，深深吸口氣，享受那種仙境般的美妙氣味，紛紛停下手中的工具，目光投向角落一隅的老闆，整家嘈雜的工廠頓時只剩師兄手中那支手鉋刀輕輕滑過細緻台灣檜木時，所撥弄而出的悅耳嘶嘶聲響。

汗珠滴落在木片上，師兄沒動手擦汗，手工鉋好小角落，他抓出一支大電鉋刀，開始整平大片木板。淚珠開始湧上眼角，師兄怕眼睛模糊跟不上電動工具的速度，不能不理，只好暫時關掉電源，扯起衣角擦乾。

電鉋刀怒吼的聲音嘎然而止，吵雜的棺材工廠突然陷入可怕的靜默，但只是幾秒鐘，其他師傅就趕緊開動自己手中的電動工具，工具發出狂爆嘶吼聲，瞬間把週遭的寧靜捲入無邊無境的狂亂漩渦中。

（六）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電視裡的氣象報告一直反覆預告各地雨量，尤其是山林地區，播報員更是用極度誇張的神情與言詞大力放送，他與太太在客廳沙發上安靜聽著，兩人不交談，將心神專注在螢幕上。

暴雨不知是何時開始從天上倒下來，黑夜中，雷電爆裂，劃開雲層，雨水撞擊在屋外每一角落，令人驚悸的轟轟迴聲響徹每一寸土地，有如重砲似的雷鳴難以止息，天空像是被撕裂，劃過天際的閃電不斷把屋內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一輩子貧病相隨的阿公，在他出生前就已離世，阿嬤過世時，他還是學徒，家中一無所有，哪來的錢幫她老人家留下一張影像？阿爸、阿母的彩色遺照掛在牆上，那是第一次領薪水時，回到家，他硬是把雙親押到鄉內照相館拍下的合照，窗外雷電閃光不斷，替他們寬慰的笑容更添幾分燦爛神色，他朝父母舉手致意，嘴角不經意就流晃著與兩位長輩神似的笑意。

學成，當上師父，阿爸、阿母臉上盡是歡顏，在親友面前總是會一再提及他的精緻手藝。家中破破爛爛的家具被他丟得精光，桌椅櫥櫃，樣樣都是台灣檜木，精美絕倫，阿爸阿母不用再睡在破損竹床，舒適木床隨時伺候，他還用小木料做了幾支搥背抓癢用的小玩意，更是讓阿爸、阿母笑口常開。

學成，他又在師父那邊幫忙了幾個月，帶領幾個剛入門的小徒弟，然後向師父、師母彎腰深深一鞠躬，告辭之後，回到家中自立門戶，阿爸、阿母更是卯足全力幫他開拓客源，村內幾位同樣年齡層的年輕人還在跟父母伸手要錢，他就已經有能力帶領家裡擺脫貧窮。

蒼白虛弱的身軀斜躺在客廳那張師兄在他病發後，特地幫他設計的台灣檜木長椅上，耳朵異樣敏銳，聽覺更像是掙脫軀殼，駕馭著隨時說走就走的魂魄，四處探尋，他可以感應到村外溪裏的洪水正狂吼著投向大海懷抱，大水中漂浮各式各樣的雜物，載沉載浮，衝向溪流出海口兩側的沙灘。無數斷魂老樹，從高山一路硬衝，推擠堤防，撞擊橋墩，最後隨著由南往北的洋流飄移，陸續擱淺在沙灘上，再一一被偷偷載走。

那些被山老鼠噴漆註記，橫死在深山溪谷的斷魂樹木，它們已經來到此地了嗎？有多少還暫時擱卡在半途，流連在半山腰？又有多少一路被狂暴溪水摧殘，翻滾在湯湯急流？

水花漫天狂舞，蒼穹中彷彿是湧動著一整個海洋的豐沛水波。平地，海濱，雨勢都已是如此狂暴，山裏的大雨，此時會是多麼壯觀啊？他呵呵一笑，音量出奇響亮，眼神又是多麼明亮：「該來的還是會來，雨停，我自己一個人再到海邊堤防上走走，我去找看看，這次到底有多少樹木流下來。」

見太太一臉猶疑躊躇，他呵呵一笑：「剛才妳煮的雞湯真好喝，雞肉也很嫩，今晚我就自己一個人睡在客廳，好好回味，妳累了，回房休息吧。」

太太這才露出寬慰神情，甜甜笑意，不發一語，點點頭。

太太回房休息，他將小木盒擁攬在胸前，輕撫細緻如凝脂的台灣檜木讓他心神寧靜，也每每將他的思緒兀然牽引到童年離家習藝時，阿嬤那百般不捨的傷心神情。

悄悄撥開蓋子，盒子裏一張張百元紙鈔都是他年年選在第一次領薪的日子那天擺進去的，到底有幾張，他不想，也不敢數，那張五十元紙鈔被深藏在底層，他不想，也不敢翻出來再瞧一眼，木盒已經被塞得飽漲，一打開就很難將蓋子緊密放回，幾年前就是如此，這次，卻能輕巧闔上蓋子，而且穩穩密合，他流露出許久未曾出現的滿足笑容，悄悄滑入夢鄉。

(七)

雨神暫別，陽光露臉，海水停止呼嘯，輕輕拂弄著一長排消波塊築構而成的陣地，在那些單調醜陋的人工大石頭上激起細碎蹣跚的浪花，但是，偶而還是有些許白色碎浪從消波塊的間隙中急急噴出，發出嘶嘶聲響，擾動著空靈般的幽

靜。

天色清朗，左右瞻望，可以看到數群浸泡在海水中的消波堤，每座都插滿大小漂流木，有些殘枝昂然矗立，擺弄著它們在森林間的雄偉身影，卻是全身無一綠葉，只剩軀幹，就連在山谷中撩弄風神的細小枝幹也都在沿途中徹底折損，在海水的背影印襯之下更顯孤絕淒涼，卻也幫這些冷硬的人造大石頭妝點出獨樹一格的曼妙風情。

他坐在簡陋椅子上，從堤防上遠遠端詳，藉由明亮的晨曦分辨出幾種顏色。

深色木屑是稍帶紅色，淺色的則呈灰白，從殘留在消波塊縫隙中的枝幹粗細大小，他確定那些枝幹較為細弱的漂流木就是越橘，坊間稱之為「七里香」的珍貴木材，專供擺設觀賞；深色木屑的應該就是櫟木，被大量用在高級家具與高價神桌。

其他不知其名的雜木堆滿在消波塊上，卻看不到熟悉的檜木，他沒喜色，反而重重嘆口氣，他很清楚，山老鼠不可能放過它們，尤其是大材積的老檜木在歷經多年毫無留情濫砍，再加上禁採，市面上流通的數量持續遞減，市價更是不斷攀升。

果然，一棵巨大檜木倏忽印入眼簾，橫躺沙灘一角，切面平整，他似乎還能瞄到切口上的噴漆。

浪聲忽強忽弱，印襯著消波塊上的凌亂枯枝，聽來有如是陪伴著他，齊聲嘆息。

癱坐椅子上，視覺，聽覺，似乎敏銳異常，他卻感覺渾身無力，像似被人鋸斷，倒在山谷，捲入洪流中的殘敗台灣檜木樹幹，再也無法暢快揮灑著盎然的生命力，只能隨著自己的淺短呼吸浮浮沉沉。

他睜眼，豪宅內那位穿著體面的小男孩站在沙灘上的巨大檜木上，滾滾浪花不斷撞擊在這株橫死在山老鼠電鋸中的老樹，纏綿不離，迴旋繚繞，迸放出一波波飛揚如流泉般的壯麗水花，嘩嘩聲響迴盪在海岸，小男孩在樹幹上手舞足蹈，朝著洶湧浪花亢奮高吼，才見他跳入白浪中，又見他爬上巨木，反覆嬉戲，天真無邪的歡笑，尖細清亮，摻揉在海浪低沉呼吼聲中，織譜成怡人的美麗組曲。

他闔眼，聆聽那美妙節奏，再睜眼，赫然發現阿嬤也站在巨木上，阿嬤一身華麗衣物，滿臉燦爛神色，不斷朝著他揮手，口中還一直呼喚著他的名字。

他用極盡瀟灑的動作將手中枯木拐杖拋得遠遠，邁開闊步走下堤防，滾滾水花迎向他，嘩嘩碎浪吸吮著他瘦如枯枝的腳踝與小腿，他呵呵大笑著，泛著淚水，口中喃喃喊著，阿嬤，阿嬤，踩著浪花，健步如飛，奔向那棵巨木。

一接近，小男孩的容貌卻幻化成他童年時的長相，阿嬤綻開有如怒放陽光般的笑靨，兩人都伸出雙手，想要將他拉上來，他大笑，他狂笑，瀟灑擺擺手，示

意阿嬤和小男孩讓出空間，後退幾步，藉著助跑，一躍而上。

太陽又藏身厚重雲層之後，堤防上出現幾位村人，見他趴在巨木上，立刻朝堤防內的村人大喊：「趕快騎機車去載他太太過來！」

這次師兄載著他太太，比救護車更早趕到，師兄淚崩，飛奔在沙灘，攀上巨木，將他緊緊摟住巨大檜木的雙臂緩緩拿開，揹著他，緩緩爬下來，輕聲跟已無生息的他說著：「回家，海風鹹鹹，這裡不是讓你睡覺的地方，你的床，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巨木半夜被偷偷載走，沙灘恢復平滑柔順，海浪持續聲聲吟唱，昨天發生在這裡的事宛若一陣無聲無息的清淡微風，來去無蹤，就連巨木壓印在沙灘上的凹痕也被徹底抹平。

沙灘上，道士喃喃高唱的誦經聲銷融在海浪的低吼中，難以辨識，他太太的哭泣卻時時掩蓋過嗩吶的尖銳鳴聲。

儀式完成，一家人隨著道士離開沙灘，轉身往堤防上移動，嗩吶的尖音劃破天際，從村內養殖場飛過來的一群白鷺鷥在堤防上空跟人群凌空交錯而過，牠們吃力鼓翅，眯著雙眼，頂著嗩吶的尖細音符，奮力前進，逆風飛向消波塊。